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

蒙 默

四川大學歷史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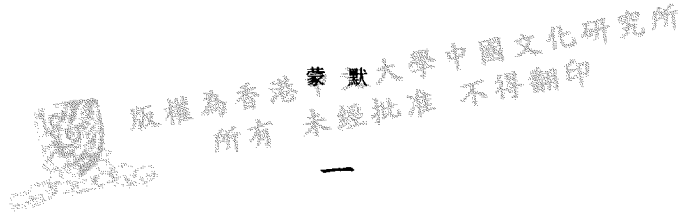
舊史多以「蠻」泛稱古代南方各族。《史記》、《漢書》皆未立蠻傳，蠻人淵源是以難明。《後漢書》始立《南蠻傳》，分別敘述槃瓠、廩君、板楯三族，南蠻支族始可得而言。然魏晉以後，其事又晦。《宋書》、《南史》之《夷蠻傳》、《夷貊傳》唯言槃瓠、廩君，《魏書》、《周書》、《北史》之《蠻傳》但稱槃瓠，而於板楯皆付闕如。杜佑作《通典》，盡以魏晉後諸蠻之事入之「板楯蠻」條中，馬端臨《文獻通考》於杜書此舉不能無疑，雖其書仍照錄杜說，而於其後加案語云：「今按《通典》所叙板楯蠻魏晉以後之事，《南史》謂之荆楊蠻，《北史》謂之蠻獠，而俱以為其源出自槃瓠，不言板楯。然六朝時蠻漸徙而之北，則亦無由究其源流宗派矣。姑兩存之。」¹ 其實，杜佑之所以融魏晉後諸蠻事於一傳，也是由於蠻人在漢後「種落繁盛，侵擾州郡，或移徙交雜，亦不可得詳別焉。」² 似是事出於無奈！

但是，魏晉以後蠻人活動是否果如杜、馬所論「無由究其源流宗派」？竊以為未必。假如我們能不宥於諸史《蠻傳》所冠「槃瓠」、「廩君」之號，而就各支蠻人之姓氏、習俗以及其遷徙路綫加以勾稽爬梳，則蠻人淵源也還不是毫無踪迹可尋的。

茲請先言諸史所忽略之板楯，次言廩君，再次言槃瓠。略抒管見，就正方家。

1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百二十八，「板楯蠻」條，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1937年影印《十通》本，頁2577。

2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七，「板楯蠻」條，《十通》本，頁998。



板楯蠻即賈人，即彭人，又稱白虎蠻。先秦時活動中心為川東北之閬中渝水並及漢水中游（略當今川東北、陝東南、鄂西北地區）。板楯是巴人的重要支族，但與廩君有別。時賢類能言之，於此不贅³。

板楯在魏晉以前有兩次重要的遷徙。第一次是漢高祖用賈人還定三秦之後，遷徙賈人渠帥到陝東南的商洛、安康及鄂西北的房縣一帶⁴。

第二次是東漢末年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為賈人所敬信，於是板楯大量遷到漢中。曹操平張魯，把漢中賈人部分北遷略陽，部分「散居隴右諸郡及三輔、泓農，所在號為巴人（或作巴氏）。」⁵李特的先人就是這時遷到略陽的。略陽的這支賈人在西晉末年與六郡流民因饑就穀漢川，輾轉入蜀，後來建立成漢政權。

遷到關中的賈人，又繼續向東、向北遷徙，部分進入山西。石勒攻平陽，「平陽大尹周置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⁶這個「巴帥」就是板楯賈人，其人數當不少。當劉曜稱帝長安的時候，人民反抗劉曜的暴政，「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⁷巴王能被推為武裝暴動的首領，巴氏的數量一定不在少數。這次暴動雖然很快被鎮壓下去，但作為骨幹的句氏一直堅持到最後。由於當時散居隴右、三輔、泓農、河東的賈人巴氏數量眾多，所以在十六國時期曾多次與五胡合稱「六夷」⁸。

南北朝時期，「上洛巴渠」泉氏最為知名。早在元魏之初就舉族「內附」⁹。上洛就是前面提

-
- 3 顧頡剛《牧誓八國》，載《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2月，頁26-33；鄧少琴《巴史新探》第二節《巴族的別稱及同時代雜居的部族》，載《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頁8-20；蒙默《試論古代巴、蜀民族及其與西南民族的關係》，《貴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頁46-58。
 - 4 參《隋書·地理志中》，卷三十，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8月，頁843；《太平寰宇記》，清嘉慶八年（1803）南昌萬氏刊本，卷一百四十一，「金州」條，頁四上；同卷，「商州」條，頁九上；卷一百四十三，「房州」條，頁八上。
 - 5 《太平御覽》卷一百二十三引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0月影印上海涵芬樓影宋本，頁五上（總頁596）；《華陽國志》，卷九，《李特雄期壽勢志》，見劉琳《華陽國志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7月，頁661-698；《晉書·李特載記》，卷一百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1月，頁3012-3029。
 - 6 《晉書·石勒載記上》，卷一百四，頁2728。
 - 7 《晉書·劉曜載記》，卷一百三，頁2686。
 - 8 參《晉書·劉聰載記》，卷一百二，頁2657-2677；《姚弋仲載記》，卷一百十六，頁2959-2161；《石季龍載記》附《冉閔傳》，卷一百六至一百七，頁2761-2787、2793-2799；《苻堅載記》，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四，頁2883-2929。
 - 9 參《魏書·世祖紀》，卷四上至四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6月，頁69-107；《周書·泉企傳》，卷四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11月，頁785-787。

到的商州，這個泉氏有可能就是漢初遷商州的賁人。與泉氏齊名的上洛豪族還有杜氏，應當也是賁人的一支，建安時歸附曹操的賁人中就有個「賁邑侯杜濩」¹⁰。此外，在「俗雜賁渝」¹¹的洵州（即宋金州，治今安康），還有一個與泉企之子泉仲遵同時的「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後改洵州）刺史」，無疑也是賁人¹²。此外，上甲黃土（鄂西北、陝東南）還有個「世為渠帥」的「白獸蠻」扶猛，當也是賁人¹³。

但是，南北朝時期賁人分布絕不止此。《魏書·世宗紀》載永平二年（509）詔曰：

……伊闕西南，群蠻填聚；沔陽賊城，連邑作戍；蠢爾愚巴，心未純款。……¹⁴

顯然，元魏統治者是把自伊闕西南至于沔水（漢水）一帶（今豫西南、鄂西北一帶）的「諸蠻」看作是「愚巴」，也就是賁人。其實，何止伊闕西南，伊闕以東應當也有¹⁵。這一大片土地上的賁人巴蠻直到南北朝末勢力仍然很大。《隋書·王誼傳》載：

司馬消難舉兵反，（隋）高祖以誼為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雒州為主。雒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迥。誼率行軍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¹⁶

巴蠻這個蘭姓，不見於廩君之族，而見於白虎夷，《隸續·繁長張禪等題名》中有一個與「白虎夷王謝節」、「白虎夷王資偉」並列的「邑君蘭世興」¹⁷。因此，這個「東西二千餘里」的「巴蠻」應當是賁人白虎夷。

但是，《隋書》所載王誼平定巴蠻的事雖在北周時，却不見載於《周書》。《周書·靜帝紀》另有這樣的記載：

（大象二年〔580〕秋七月）己酉，鄆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國、楊國公王誼為行軍元帥，率軍討之。……是月，豫州、荊州、襄州三總管內諸蠻，各率種落反，焚燒村驛，

10 參《周書·泉企傳》，卷四十四，頁785-787；《三國志·魏武帝紀》，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12月，頁46。

11 《周書·陽雄傳》，卷四十四，頁797。

12 《周書·泉企傳》，卷四十四，頁789。

13 參《周書·扶猛傳》，卷四十四，頁795-796；《北史·扶猛傳》，卷六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月，頁2337。

14 《魏書·世宗紀》，卷八，頁208。

15 詳《魏書·李神軌傳》，卷六十六，頁1475。

16 《隋書·王誼傳》，卷四十，頁1168-1169。

17 洪适《隸續》（與《隸釋》同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1月影印洪氏晦木齋刻本，卷十六，頁十下（總頁430）。

攻亂郡縣。八月……，庚辰，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甌山二鎮奔陳，遣大將軍、宋安公元景山率衆追擊，俘斬五百餘人，鄖州平。¹⁸

據王仲華先生《北周地理志》，豫州領汝南六郡，約當今河南省南部鄆城、西平、確山及其以東一帶；荊州領南陽等五郡，約當今河南省西南；襄州領襄陽等六郡，約當今襄樊、宜城一帶，與「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的記載大致相合。且事同在司馬消難反時，顯然與《王誼傳》所載是同一件事；只不過僅稱之為「諸蠻」，未稱之為「巴蠻」而已。這也表明，三州所居諸蠻雖不盡是巴蠻賚人，但也必是以巴蠻賚人為主，所以《王誼傳》才會以「巴蠻」稱之。

北周時巴蠻所居豫、荆、襄三州之地，其北部正當伊闕之南，其南部大略相當於東晉、劉宋時雍州所轄。胡三省在《通鑑》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周豫、荆、襄三州蠻反」條、「鄖州巴蠻多叛」條、晉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山蠻三萬戶降秦」條下注說：「此蠻即所謂山蠻，自荆、襄至于汝、漢皆有之。」¹⁹「巴蠻多叛，是則晉、宋以來所謂山蠻也，南朝諸史所謂荆、雍州蠻者也。以其先出於巴種，故謂之巴蠻。」²⁰「襄陽以西，中廬、宜城之西山，皆蠻居之，所謂山蠻也。宋、齊以後，謂之雍州蠻。」²¹《宋書·沈慶之傳》載雍州蠻中有首領「卜封」²²，應當就是賚人七姓中的「朴」姓。胡三省認為六朝時所謂巴蠻是「山蠻」，是雍州蠻，這點是正確的。但仍狃於舊史，時又不免以「荆雍」連稱。巴蠻賚人的這個活動區域，在《隋書·地理志中》也有所反映。《隋志》在豫州內指出：漢高「遷巴之渠率七姓，居於商、洛之地，於是上洛、弘農、浙陽、滄陽等郡「風俗猶同巴郡」²³。在荊州內又指出襄陽、竟陵等郡「頗與巴、渝同俗」²⁴，都當因為是巴蠻賚人所居之故。但《隋志》在這裏又把襄陽、竟陵與南郡、夷陵、清江、沅陵、江夏等郡相提並論，且又說：「諸蠻本其所出，承盤瓠之後。」²⁵又不免與廩君、槃瓠之後糾纏在一起了。

上面主要探討了板楯賚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四川以外的活動，下面簡單談談他們在當時四川的活動情況，賚人本為百濮一支，入晉後賚人又蒙獠稱，郭璞注《上林賦》「巴渝」即以閬中渝水為獠人所居²⁶。故《晉書》、《魏書》、《周書》都有「巴濮」、「巴獠」等詞²⁷，所指應即

18 《周書·靜帝紀》，卷八，頁132-133。

19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四，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2月，頁5421。

20 同上注，頁5428。

21 同上注，卷一百四，頁3273。

22 《宋書·沈慶之傳》，卷七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月，頁1996-2004，作「十封」；《二十五史》本，上海：開明書店，1935年9月，頁1616，作「卜封」。作「卜封」是，今從之。

23 《隋書·地理志中》，卷三十，頁843。

24 《隋書·地理志下》，卷三十一，頁897。

25 同上注。

26 見《文選》，卷八，潯陽萬氏重刻胡本，頁十二上。參拙撰《試論古代巴、蜀民族及其與西南民族的關係》及《蜀本無獠辨》（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3期，頁36-42。）

27 見《晉書·苻堅載記》（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四，頁2883-2929）；《魏書·傅豎眼傳》（卷七十，頁1555-1561）；《周書·李遷哲傳》（卷四十四，頁790-793）。

板楯賁人。但自牂柯獠人在成漢後期北上入蜀以後，與巴蜀原土著之濮獠相混，幾乎不可分辨。意《北史·獠傳》中之「北獠」當指板楯賁人。北獠有姓氏，如「獠王趙清荆」²⁸之類，而南獠則「略無氏族之別」²⁹。因此也還不是完全不可分的。故《隋書·地理志上》在論述梁州地區（包括巴、蜀、漢中之地）的民族民俗時，仍把賁人與獠人並稱：

有獠、蜒、蠻、賁，其居處風俗，衣冠、飲食，頗同於獠，而亦與蜀人相類。³⁰

這說明賁人在隋代的西南地區仍是一個單一民族。

到唐以後，進入豫、鄂西部的板楯賁人，由於長期與漢族雜居，已逐漸「與諸華不別」，融於漢族之中；而其「僻處山谷者」則較長期地保持其民族特點，如宋代川東的達州、涪州和鄂西的歸州便是。《太平寰宇記》載：達州「宣漢井場，……其場風俗，男女不耕蠶，貨實用雜物代錢。祖稱白虎。死葬不選墳墓，設齋不以亡辰，雖三年晦朔不饗。習性獷硬。」³¹《輿地紀勝·涪州》「其俗有夏、巴、蠻、夷」下引《涪州圖經》云：「夏則中夏之人，巴則廩君之後，蠻則槃瓠之種，夷則白虎之裔。巴、夏居城郭，蠻、夷居山谷。」³²《輿地紀勝·歸州》引《晏公類要》云：「荆楚之風，夷夏相半。有巴人焉，有白虎人焉，有蠻賁人焉。巴人好歌名踏啼，白虎事道，蠻蠻人與巴人事鬼。」³³直到五十年代，王家祐先生於川東達縣調查後見告，達縣南境麻柳鄉尚有供「白虎神」者，當地稱之為「母老虎」。潘先旦先生在川東南調查，也發現彭水縣有「土老戶」供白虎神。

綜上所述，可見板楯賁人是個源遠流長的民族。至少晚至宋代，還有部分被人們承認是一個單一民族。南北諸史《蠻傳》不為賁人立傳，在蠻傳中又隻字不提板楯賁人，顯然是不妥當的。

下面探索廩君之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活動。《宋書·蠻傳》認為「豫州蠻」就是廩君之裔。但從《宋書》記述的內容看，這個說法不完全正確。

《後漢書·南蠻傳·注》引《代本》說廩君族有以下特點：「廩君之先，故出巫誕。」³⁴可見廩

28 《北史·蠻傳》，卷九十五，頁3155。

29 同上注，頁3154。

30 《隋書·地理志上》，卷二十九，頁830。

31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三十七，頁十一上至十一下。

32 《輿地紀勝》，清咸豐五年（1855）南海伍氏粵雅堂刊本，卷一百七十四，頁二下。

33 同上注，卷七十四，頁三上。

34 《後漢書》，卷八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5月，頁2840。

君是蠻人的一支。據《後漢書·南蠻傳》，廩君主要有巴、樊、疇、相、鄭五個姓氏。敬奉白虎，有「以人祀焉」的習俗³⁵。這些是我們辨識廩君之族的重要線索。

廩君之族主要活動在鄂西的夷水流域，在東漢時曾因反抗官府，部分被強制遷到江夏郡。《宋書·夷蠻傳》說，晉宋的豫州蠻、或稱西陽蠻、五水蠻，就是廩君之裔，其地「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³⁶但在這個廣大地區內的蠻族，部落衆多，互不統一，各自爲政，其中未必盡是廩君之裔。據諸史所載，這地區的蠻部首領以向、梅、田、成、文諸姓爲主，能考證爲廩君之族者則唯向姓。茲略論述如下。《宋書·夷蠻傳》載：

世祖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荊州刺史朱脩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³⁷

廩君之族主要活動地區的夷水，今稱清江。早在南北朝時已有清江之名。《水經·夷水注》稱之爲「佷山清江」³⁸。這位在戰鬥失敗後逃到清江的向光侯，應當是個廩君部落的首領。失敗後逃回故鄉，以圖東山再起，是一般的慣例。又《宋會要輯稿·蕃夷五之七四》和《宋史·蠻夷傳一》都載北宋淳化時，「富州向萬通殺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藏及首以祀魔鬼。」³⁹富州治今鄂西州之來鳳縣⁴⁰，距清江百多公里。這個向氏有「人祀」的習俗，當即廩君之族。

在今清江流域，向姓仍爲大姓。鶴峰縣《向氏族譜》明確記載其爲廩君之後裔⁴¹。舊世之纂族譜者，莫不舉載其先世之古聖先賢名公巨望，苟求之不得，亦必僞托以爲榮，獨於此鄂西向、覃二氏族譜於其先世之爲蠻夷、爲廩君，直言不諱。其求實之精神固然可嘉，而其事亦必爲人所熟知，有不可得而掩者。雖譜中所載世次名字官爵未必盡確，其爲廩君之族則毋庸否認⁴²。1949年以前，他們爲了祈福禳禍，多用「還向王願」的形式祭祀「向王天子」⁴³。「還向王

35 同上注。

36 《宋書·夷蠻傳》，卷九十七，頁2398。

37 同上注，頁2397。

38 《水經注》，卷三十七，成都：巴蜀書社1985年9月影印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新化三味書室刊印王先謙《合校本水經注》本，頁九下（總頁567）。

39 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12月影印北平圖書館影印本，第一百九十八冊，頁7803；《宋史·蠻夷傳一》，卷四百九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1月，頁14174。

40 富州地望說法不一，茲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年10月，第27-28圖。

41 1983年11月筆者至鄂西調查，承恩施地委統戰部覃文仲先生借閱《向氏族譜》，謹致謝意。《族譜》現存鶴峰縣統戰部向紹安先生處。

42 向姓究出於五姓之「相」，抑「務相」之「相」，似都不必深究，因二者都是廩君之族。參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載《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1955年第4期，頁1-134。

43 據學者的研究，向王天子即廩君。參張雄、黃成賢《廩君蠻的發源地及遷徙走向考》，《土家族研究論文選集》，頁52-64；彭英明《試論湘鄂西土家族「同源異支」——廩君蠻的起源及其發展述略》，《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3期，頁12-20。

願]又叫「還天王願」、「還相公願」。據巫師說,百多年前的儀式是要殺人祭神的,所以也叫「還人頭願」。事先買個乞丐的孩子養着,等到還願時,殺以祭神。後來改為巫師在自己頭上開個血口,流幾滴血在紙錢上祭神。巫師在咒詞上唸「以我之血,祭爾之祖」。有血的紙錢經懸掛後燒掉。據說,「還相公願」一定要有人血才有效驗⁴⁴。這種風俗一直保留到1949年,而且不僅向姓是這樣,整個清江流域的「土家族」都是這樣。這顯然是廩君族「人祀」的遺風。

向氏是廩君之族不僅反映在「人祀」上,而且也反映在白虎崇拜上。據潘光旦先生1956年的調查,奉節南鄉尚有一二千戶聚居的向姓人,戶戶供「白虎菩薩」。

因此,我們認為,活躍在魏晉南北朝蠻人舞台上的向姓首領是廩君之族。據諸史所載,向氏主要在西陽地區(西陽蠻王向蠶⁴⁵)和巴建地區(建平夷王向弘、向璫、建平蠻向光侯、巴建蠻向宗頭,北周時信州蠻中向姓首領頗多⁴⁶),而以巴建地區為多。

此外,樊姓族首領也應是廩君之族。廩君五姓中樊姓居其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樊姓蠻族首領僅見於北朝文獻,且較集中出現在東荊州一帶。東荊州治沘陽,今河南泌陽。《魏書·蠻傳》載景明「四年,東荊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⁴⁷被李崇、楊大眼討平。到「魏廢帝初,蠻首樊舍舉落內附,以為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⁴⁸西魏淮州即北魏的東荊州。此樊舍當與樊素安是同一族姓集團。《魏書·辛纂傳》載:永熙三年九月,行西荊州事,蠻首樊五能破析陽郡,討之⁴⁹。史不言五能是何地蠻首,既為西荊州所討,則當屬西荊州。李崇討樊素安時,「生擒樊(素)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⁵⁰顯然西荊諸蠻應是樊素安同黨,樊五能無疑應與樊素安是同一族姓集團。《北史·蠻傳》載:「延昌元年,(桓叔興)拜南荊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荊。三年,梁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蠻首梁龍驤將軍樊石廉叛梁,來請援。」⁵¹南荊所在的安昌在東荊州之東,則江、沔諸地當在東荊之南。這個密邇東荊州地區的樊石廉也應與樊素安是同一族姓集團。樊石廉之所以成為梁將,很可能是在樊素安受到鎮壓時南奔投梁的。《魏書·樊子鵠傳》載:「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⁵²既是荊州的樊姓,也應當與樊素安是同一族姓集團。

44 參胡撓《論巴人與土家族的關係》,《土家族研究論文選集》,頁73-81;袁德洪《「人祀」與「壇神」——鄂西土家族祖先崇拜》(油印稿)。

45 《晉書·鄧嶽傳》,卷八十一,頁2131。

46 見《南齊書·蠻傳》,卷五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1月,頁1008;《宋書·夷蠻傳》,卷九十七,頁2397;《周書·蠻傳》,卷四十九,頁888-890。梁於巴東郡置信州。

47 《魏書·蠻傳》,卷一百一,頁2247。

48 《周書·蠻傳》,卷四十九,頁888。

49 《魏書·辛纂傳》,卷七十七,頁1700。

50 《魏書·李崇傳》,卷六十六,頁1467。

51 《北史·蠻傳》,卷九十五,頁3150-3151。

52 《魏書·樊子鵠傳》,卷八十,頁1777。

可以看出,北朝諸史所見樊姓蠻部首領都是同一族姓集團,活動在北魏的東荊州一帶。這個樊姓集團是否廩君之族,除了根據姓氏加以考察外,還可從習俗進行推考,《魏書·韋珍傳》云:

高祖初,蠻首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為東荊州刺史。令珍為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自懸瓠(治今汝南)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栢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恆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是民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群蠻從約,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⁵³

東荊州刺史招降七萬餘戶所設置的郡縣,無疑是東荊州的郡縣。東荊州的樊姓蠻酋當即在此有人祭習俗的群蠻之中。故此樊姓蠻酋當是廩君之族。

蠻族樊姓宿有「人祀」之俗,還可從留居川鄂湘接址地區得到佐證。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三十云:

馮君自永順司還,述彼中止尊舞陽侯樊噲,在在敬事。殺人亦獻首於其廟。俗能徒手制虎,縻而生祭之,方敢開剝。聞楚徼外,保靖、石碇、酉陽諸土官皆然。不知狗屠有何神靈,唯饗此夷方尊禮至今也。⁵⁴

從「人祀」、「祭虎」看來,馮泰運所見當是樊姓家廟,地志第謂之「樊將軍廟」或「樊池寺」,無稱「樊噲廟」者⁵⁵。馮君以為樊噲廟,倘非馮君誤會即為群氓傳會。筆者1983年至川東南考察,聞黔江馬喇湖有樊祠廟,係樊姓家祠,古時曾有殺童男童女祭祀之俗,擬往參觀,惜遺址已蕩而無存。

鄂西覃姓也是清江流域大姓。曾見咸豐《覃氏家譜》,序中明確寫道:「我祖世屬蠻夷,未通中國」,「與廩君巴氏同生于武落鐘離山,各俱姓氏,赤黑穴中,我祖從覃為氏。」顯然就是《後漢書·南蠻傳》所載廩君之族五姓之中之覃姓。據筆者1983年在鄂西考察所得,覃姓又分支作秦,石碇的秦良玉就是鄂西秦氏之遷至川東者,與覃氏是本家。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南齊書·蠻傳》所載南襄城蠻秦遠也很可能是廩君之族。南襄城地不可考,《南齊書·州郡志》雍州有南襄城郡,後為北魏所奪。《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置於淮源,與魏東荊州密邇相接⁵⁶,則南襄城郡入魏以後當隸東荊州。是此秦姓首領之蠻族亦淮源地區以人祭祖的群蠻之一部。其為廩君之族當亦無疑。

53 《魏書·韋珍傳》,卷四十五,頁1013。

54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2月,頁764。

55 見同治《西陽州志·寺廟志》,卷九,頁二十四上、三十四下。

56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1982年10月,圖36。

《通志·氏族略》引盛弘之《荊州記》：「建平信陵縣有稅氏，昔蜀王樂君王巴蜀，王見廩君兵彊，結好飲宴，以稅氏五千人遺巴蜀廩君。」⁵⁷（《路史·國名紀》作「蜀王以稅氏五十遺廩君。」⁵⁸）盛弘之，劉宋人。宋建平郡治今巫山，亦即故巫郡治。廩君出於巫誕，是巫為廩君之族的發源地。「稅氏」這種可以用以餽贈的人口顯為奴隸。《荊州記》所載表明，廩君奴隸之裔在劉宋猶留居廩君故地，則廩君之族之留居故地尚多，上述川鄂湘接址地區之向氏、覃氏、樊氏當即其最著者。

綜上所述表明，廩君之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有部分活動在鄂東的西陽，有部分活動在豫南的東荊州，而留居鄂地者則尚多。後來有部分進入川東：不僅在六朝後期進至信州（今奉節），且在宋前已進至涪州（治今涪陵，領有今涪陵、長壽、武隆一帶），前揭《輿地紀勝》引《涪州圖經》謂涪州俗有夏、巴、蠻、夷，「巴則廩君之後」。

三

下面分析槃瓠之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活動。

槃瓠族在這時期的活動範圍，較上述板楯、廩君二族更為廣闊。《後漢書·南蠻傳》稱槃瓠蠻為「長沙武陵蠻」⁵⁹，似乎槃瓠族僅活動於長沙、武陵兩郡（略當今湘中、湘西地區）。然據《南蠻傳》所載，其活動範圍南至零陵、桂陽（湘南及桂、粵北邊），北至南郡之夷道、江陵（今湖北之宜都、江陵），則早已突破兩郡範圍。到晉時，槃瓠之族更東見於廬江郡（略當今皖西）。《後漢書·南蠻傳·注》引干寶《晉紀》云：

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槃瓠憑山阻險，每每常為害。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即其子孫。⁶⁰

《晉紀》所載槃瓠活動地區較《後漢書》多出一個廬江郡，因有疑此「廬江郡夷」非槃瓠者。但《搜神記》所記槃瓠分佈也有廬江，且《後漢書·廬植傳》也載有「九江蠻」⁶¹。《南蠻傳》載有「廬江賊黃穰」⁶²與江夏蠻相連結。據《風俗通義九》，武陵蠻夷有首領「黃高」⁶³，《隸釋·車騎將軍馮緄碑》載五溪蠻夷有首領「黃加少」⁶⁴，是槃瓠族首領中實有黃姓，而「廬江賊黃穰」也是黃

57 鄭樵《通志》，卷二十九，《氏族略》，《十通》本，頁478。

58 《路史·國名紀》，卷己，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五年（1936）刊《四部備要》本，頁三十九下。

59 《後漢書·南蠻傳》，卷八十六，頁2830。

60 同上注。

61 《後漢書·廬植傳》，卷六十四，頁2114。

62 《後漢書·南蠻傳》，卷八十六，頁2841。

63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頁360。

64 洪适《隸釋》，卷七，頁十一下（總頁86）。

姓，應當正是東邊的槃瓠族。即姑置此勿論。《後漢書》所述是東漢情況，《晉記》所述是西晉情況，縱然東漢時槃瓠族未至廬江，也不能認為西晉時槃瓠不能至廬江。

漢、晉時的廬江郡，大約相當於宋、齊之世的豫州部。由於《宋書·夷蠻傳》說：「豫州蠻，廩君後也。」⁶⁵於是活動在豫州地區的眾多的槃瓠族便被籠統地認為是廩君族了。對於所謂「豫州蠻」是應當進行具體分析的。如豫州蠻族首領中的大姓田氏，就應當是槃瓠族。

第一，無論是古代板楯蠻人或廩君族都不曾見到有田姓的記載。

第二，《蠻書》引王通明《廣異記》明載田氏為槃瓠之後，且謂「槃瓠皮骨今見在黔中，田、雷等家時祭之。」⁶⁶《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五引《唐書》也明確記載冉姓與田、李等姓都是槃瓠苗裔，且「各分槃瓠之一禮（當為「體」之訛），世傳其皮，盛以金函，四時致祭。」⁶⁷《通志·氏族略四》也說田氏是槃瓠氏之後⁶⁸。

第三，自漢以來，田氏為武陵蠻中大姓。據諸書載：王莽時有「五溪首領田強」，「強有子十人，雄勇過常。……以其三子將五萬人下屯沅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⁶⁹東漢安帝時有武陵澧中蠻田山，劉宋時有武陵「蠻王田儻」⁷⁰，蕭齊時有「武陵西溪蠻田思飄」，「黔陽蠻田豆渠」⁷¹，「西溪蠻王田頭擬」⁷²，北周時有涪陵「蠻帥田思鶴」⁷³，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廣等，結合上條，這些田氏無疑都是槃瓠族。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田氏為首領的蠻部，除繼續活動在武陵地區外，還有部分活動在荊州地區，諸書所見有宜都蠻田生、天門蠻田向求，峽中蠻田五郡，武寧蠻帥田孔明等等⁷⁴。而更多的則是活動在北朝的荊州、豫州、南朝的司州、雍州、豫州（今豫南、鄂北、鄂東、皖西一帶）一帶地區。見於記載的有：

65 《宋書·夷蠻傳》，卷九十七，頁2398。

66 向達《蠻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5月，頁256-257。

67 《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五，頁四下（總頁3476）。

68 《通志》，卷二十八，頁463。

69 《輿地紀勝》，卷六十八，頁八下；段成式說與此略同，見《酉陽雜俎》，前集卷之七，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12月，頁67。

70 田山見《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注》引《東觀漢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2月影印1915年虛受堂刊《後漢書集解》，卷五，頁十一下（總頁103）。因儻見《南齊書·劉俊傳》，卷三十七，頁650。

71 《南齊書·蠻傳》，卷五十八，頁1008。

72 《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卷二十二，頁405。

73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年12月刊《國學基本叢書》本，頁825；《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一引《十道志》，頁七下（總頁835）。

74 分見《宋書·蠻傳》，卷九十七，頁2396；《宋書·沈攸之傳》，卷七十四，頁1932；《梁書·鄧元起傳》，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5月，頁198。

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田光興。《宋書·蠻傳》⁷⁵)

鄂州蠻田駟路、田驢王。《南齊書·蠻傳》⁷⁶)

光城蠻田益宗。《魏書·田益宗傳》⁷⁷)

大陽蠻酋田育丘。《魏書·蠻傳》⁷⁸)

雍州蠻田清喜遣使內附。(同上⁷⁹)

定州田超秀遣使求內附。(同上⁸⁰)

蠻帥田午生內徙揚州。(同上⁸¹)

邊城蠻酋田官德率戶萬餘舉州內屬。(同上⁸²)

魏郢州蠻酋田朴特。《魏書·裴詢傳》⁸³)

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周書·權景宣傳》⁸⁴)

蠻酋宜民王田興彥款附。《周書·蠻傳》⁸⁵)

蠻帥田杜清及沔、漢諸蠻擾動。(同上⁸⁶)

廬江蠻田伯興。《陳書·宣帝紀》⁸⁷)

諸書所見蠻族首領中不僅以田氏數量最多，而且其中有些還是頗有勢力的。如公元466年，在宋孝武帝死後諸王爭奪皇位的混戰中，田益之、田義之、田光興等竟起兵擁戴明帝，企圖從中取利。又如田益宗「世為四山蠻帥」⁸⁸，叛齊投魏後，被封為東豫州刺史，統轄數郡，頗有影響，《魏書》為之專立一傳，這在蠻族首領中是少見的。又如田育丘等附魏，率戶二萬八千，魏設立四郡十八縣。田清喜叛梁投魏，擁有七郡三十縣，戶一萬九千。這樣勢力強大的蠻族首領，當時的其他大姓是罕與倫比的。

75 《宋書·蠻傳》，卷九十七，頁2398。

76 《南齊書·蠻傳》，卷五十八，頁1008。

77 《魏書·田益宗傳》，六十一，頁1370。

78 《魏書·蠻傳》，卷一百一，頁2246。

79 同上注，頁2247。

80 同上注，頁2248。

81 同上注，頁2247。

82 同上注，頁2247-2248。

83 《魏書·裴詢傳》，卷四十五，頁1022。

84 《周書·權景宣傳》，卷二十八，頁479。

85 《周書·蠻傳》，卷四十九，頁888。

86 同上注。

87 《陳書·宣帝紀》，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3月，頁93。

88 《魏書·田益宗傳》，卷六十一，頁1370。

據王通明《廣異記》，槃瓠之裔還有雷姓、文姓，在南北朝也頗有活動⁸⁹：

- 襄陽酋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餘內徙。（《魏書·蠻傳》⁹⁰）
 叛蠻雷亂清受蕭衍章綬，入為寇掠。（《魏書·源賀傳》⁹¹）
 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拜南雍州刺史。（《魏書·蠻傳》⁹²）
 （太安三年），蠻王文虎龍率千餘家內附。（《魏書·高宗紀》⁹³）
 （正始）四年，蕭衍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魏書·蠻傳》⁹⁴）
 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南齊書·蠻傳》⁹⁵）
 蠻帥文子榮竊據荊州之汶陽郡。（《周書·陽雄傳》⁹⁶）

上述關於蠻族首領田氏、雷氏、文氏的史料中，多數都是與北朝的魏、周發生關係的。可能正由於此，槃瓠給北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記載北朝歷史的《魏書》、《周書》、《北史》三部史籍的《蠻傳》都說蠻者「槃瓠之後」⁹⁷了。

此外，槃瓠族的大姓還有一個冉氏。據王通明《廣異記》，冉氏是槃瓠苗裔巴東七姓之一⁹⁸。《通志·氏族略四》也說冉氏是槃瓠氏之後巴南六姓之一⁹⁹。冉氏與向氏、田氏在南北朝後期進入川東，屯據三峽。其首領之著者有冉令賢、冉伯犁、冉安西、冉之公、冉祖喜、冉龍驤等等。他們曾遭受到陸騰、趙閻的殘酷鎮壓。史籍除用槃瓠來概稱他們外，又稱之為「蠻蠻」。可能由於冉氏與向氏聯合行動，而向氏是廩君姪人之故¹⁰⁰。

冉氏中對後世最有影響的當數隋唐之際的巴東冉安昌，其祖父冉伽軫作過陳朝的南康太守¹⁰¹。據《新唐書·高祖紀》，「冉安昌據巴東」¹⁰²，是隋末四十八個較大的割據稱雄者之一。武德四年（621）降唐，並助唐平定蕭銑。《元和姓纂》卷七、《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三、《太

89 見《蠻書校注》，頁256-257。

90 《魏書·蠻傳》，卷一百一，頁2246。

91 《魏書·源賀傳》附《源恭傳》，卷四十一，頁936。

92 《魏書·蠻傳》，卷一百一，頁2246。

93 《魏書·高宗紀》，卷五，頁116。

94 《魏書·蠻傳》，卷一百一，頁2247。

95 《南齊書·蠻傳》，卷五十八，頁1007。

96 《周書·陽雄傳》，卷四十四，頁797。

97 《魏書·蠻傳》，卷一百一，頁2245；《周書·蠻傳》，卷四十九，頁887；《北史·蠻傳》，卷九十五，頁3149。

98 見《蠻書校注》，頁256-257。

99 《通志·氏族略四》。

100 參《周書·陸騰傳》，卷二十八，頁472；《蠻傳》，卷四十九，頁888-890。

101 見《元和姓纂》，卷七，清嘉慶七年（1802）古歛洪氏刊本，頁二十七下。

102 《新唐書·高祖紀》，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2月，頁3。

平御覽》卷七百八十五引《唐書》都明確記載冉安昌是「槃瓠之苗裔」，「世為巴東蠻帥」¹⁰³。冉守昌以功封黃國公，曾任唐潭州都督、招慰使。《萬姓統譜》說，安昌為招慰使時，「以務州（今黔東北）當牂牁要路，請置郡以撫之。後思、夷等州境土之闕、夷民之附，皆自斯舉始。」¹⁰⁴對黔東北的開發是有一定貢獻的。其子仁才，是酉陽冉氏之祖。

下文筆者準備討論一下晉唐間分佈在皖、贛、閩、粵深山密林間的「山都木客」。我們認為它也是槃瓠蠻的一支。

學者有據《山海經·海內南經》郭《注》、干寶《搜神記》及《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曹叔雅《廬陵異物志》、鄧德明《南康記》、《述異記》、《牛肅紀聞》，指出在晉唐間的廬江、廬陵、南康、潮、汀一帶，有一種被稱為「山都」、「山都木客」、「木客」的過着較原始生活的山居民族¹⁰⁵。但這種人究屬甚麼民族，則學者們的說法不一。或有以為「小黑人」者，但「小黑人」卷髮，而有關山都木客的記載則第言其為披髮，從無言其卷髮者。蔣炳釗先生據此認為「小黑人」之說證據不足。這是可以同意的。但蔣先生又提出一個「山都木客與古代越族有關」的看法，這個看法仍然是值得討論的。大家知道，古代東南的越人，東漢以後為山越，三國時期最為活躍。至南朝唐時猶偶見於記載。且諸書從無以山都木客為山越者，二者顯然有別。故兩種有關族屬的看法都不一定可信。現提出第三種看法：晉唐間的山都木客很可能是畚族先民。理由有三：

第一，現代畚族以浙、閩、贛、粵為主要居住區。據說其歷史變遷是：「隋唐之前已在閩、粵、贛三省之交界地區，宋元到福建中部、北部，明清時已大量分佈於閩東、浙南等地。」¹⁰⁶晉至唐宋時期山都木客的分佈地域雖較廣，皖、贛、閩、粵、湘都有，但「以閩、粵、贛交界地區最為活躍」¹⁰⁷。這說明晉唐間山都木客和畚族先民的活動地區基本一致。

第二，現代畚族居住地區多為山嶺重疊，海拔在500米以上的丘陵地帶。他們自稱「山客」、「山哈」、「山達」，「哈」、「達」都是「客人」的意思¹⁰⁸。「山都」的音讀與「山達」基本相同，當為同音異寫，故也稱「客」（木客）。既稱為「客」，顯非土著，必不為越人。若為槃瓠東遷，則稱「客」毫無扞格。

103 《元和姓纂》，卷七，頁二十七下；《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五引《唐書》，頁四下（總頁3476）；《冊府元龜》，香港：中華書局1960年6月影印明刻初印本，卷九百七十三，頁十下至十一上（總頁11431-11432）。

104 《古今圖書集成·氏族典》，卷四百五十，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三年（1934）據銅模活字本影印，第三百七十三冊，頁四十二上。

105 參陳國強《福建的古民族——「木客」試探》，《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3年第2期；蔣炳釗《古民族「山都木客」歷史初探》，《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頁87-94。

106 施聯朱《關於畚族來源與遷徙》，《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頁34-42、33。

107 參蔣炳釗《古民族「山都木客」歷史初探》。

108 參《中國少數民族·畚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

第三,畚族與瑶族都有祖槃瓠的傳說,語言也同屬苗瑶語族苗語支。畚族的《開山公據》與部分瑶族的《過山榜》基本相同,習俗上也有不少相同之處,故學者們多認為畚、瑶同源,同出於槃瓠蠻。故不僅明清時代的漢文獻常常是畚、瑶并稱,甚至有逕謂畚就是瑶者(如《赤雅》「徭名峯客」)。畚族家譜中,也有用「徭」作為祖稱者¹⁰⁹。在古文獻中也有把「山都木客」稱為「山徭木客」者,文天祥《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平寇循環曆》云:

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岡複,嶠連跨數州,林翳深密,蒼蔚延袤,山徭木客聚族其間。¹¹⁰

這裏的「山徭木客」無疑是「山都木客」的別稱,顯然是認山都為徭類。

我們知道,「徭」的名稱始見於宋,南朝隋唐僅稱「莫徭」。《梁書·張纘傳》說「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¹¹¹,《隋書·地理志下》說「長沙郡又雜有夷蜒,名曰莫徭」¹¹²,唐朝劉禹錫謫居連州(治今粵北連縣),不僅寫有《連州臘日觀莫徭獵西山》詩¹¹³,而且還寫了《莫徭歌》:

莫徭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蛟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谿,含沙不能射。¹¹⁴

所述莫徭情況,正是瑶族先民。這裏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一句是「婚姻通木客」。我們知道,少數民族在1949年前一般都恪守族內婚的原則,特別是較為落後的民族,是絕不與外族、甚至不與同族其他支系通婚的。一些苗族、彝族支系就有這種習俗,瑶族也是這樣。瑶族的某些《過山榜》中就明確寫上禁止與漢族通婚的規定。粵北的八排瑶有的甚至實行排內婚。這都說明古代瑶族是不與外族通婚的。但唐代連州的山都木客却能與瑶族通婚,這只能解釋為他們是瑶族的同族。無怪乎要被稱為「山徭木客」了。這種身分,只有畚族先民才能相當。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晉唐間活動在皖、贛、閩、粵山林間的山都木客就是畚族先民,是槃瓠族東遷的一支。

至於他們是在甚麼時候、從甚麼路綫遷徙到上述地區,則文獻不足徵、無可考察了。大致說來,東遷的時期是在東漢後期。東遷的路綫:一條是從武陵、長沙東北遷至廬江郡,再南遷至贛、閩、粵接址地區,東漢後期的廬江夷、西晉時期的廬江槃瓠蠻,就是六朝時贛、閩、粵地

109 參《浙江景寧敕木山畚民調查記》中《畚民與瑶人關係》一節,中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編印,頁105-107。

110 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十,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涇縣潘錫恩袁江節署求是齋刊光緒元年(1875)錫恩子駿文補刊本,頁十下至十一上。

111 《梁書·張纘傳》,卷三十四,頁502。

112 《隋書·地理志下》,卷三十一,頁898。

113 見《劉禹錫集》,卷二十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頁225。

114 同上注,卷二十六,頁239。

區山都木客的先民；另一條路線是從武陵零陵東南遷至桂陽郡（湘東南郴州地區及粵北韶關地區）。東漢末武陵蠻曾攻略桂陽郡，可能有一部分停留下來，再東遷至贛、閩、粵接址地區。劉宋時期的南康揭陽蠻、始興蠻¹¹⁵，都當是東遷槃瓠的一支——山都木客之類的畚族先民。

四

下面準備討論魏晉南北朝時期蠻族中另一個相當活躍的大姓——梅氏。史載：

蠻帥梅芳攻陷揚州。（《晉書·王廣女傳》¹¹⁶）

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魏書·蠻傳》¹¹⁷）

晉熙蠻梅式生斬晉熙太守。（《宋書·夷蠻傳》¹¹⁸）

宋世封西陽蠻梅蟲生為高山侯，梅加羊為扞山侯。（《南齊書·蠻傳》¹¹⁹）

光城太守梅興之、安蠻太守梅景秀。（《魏書·田益宗傳》¹²⁰）

蠻首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周書·蠻傳》¹²¹）

北荆州刺史梅季昌內附。（同上¹²²）

這些梅姓蠻族首領主要活動在鄂、豫、皖一帶。前面談到，這帶地區是槃瓠族田氏首領活動之地，而且有些梅氏首領就是與田氏一起活動的。如宋封梅蟲生、梅加羊，同時也封「田治生為威山侯」¹²³。又田益宗是光城蠻，歸附北魏以後，光城太守梅興之、安蠻太守梅景秀都在田益宗的統領下¹²⁴。北荆州刺史梅季昌歸附北魏時也是與宜民王田興彥一道的。因此胡三省在劉宋景平元年（423）「蠻王梅安帥渠帥數十人入貢于魏」條下注說：「據史，此諸蠻乃盤瓠之後也。」¹²⁵還不是毫無道理的。

但是，蠻族梅氏首領的淵源也還略可推考，並不一定就是槃瓠之後。《三國志·朱然傳·注》引《襄陽記》云：

115 《宋書·武帝紀下》，卷三，頁56；《徐豁傳》，卷九十二，頁2266。

116 《晉書·王廣女傳》，卷九十六，頁2520。

117 《魏書·蠻傳》，卷一百一，頁2246。

118 《宋書·夷蠻傳》，卷九十七，頁2398-2399。

119 《南齊書·蠻傳》，卷五十八，頁1007。

120 《魏書·田益宗傳》，卷六十一，頁1370-1371。

121 《周書·蠻傳》，卷四十九，頁888。

122 同上注。

123 《南齊書·蠻傳》，卷五十八，頁1007。

124 《魏書·田益宗傳》，卷六十一，頁1370-1371。

125 《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九，頁3757。

相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公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鄆、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相中。¹²⁶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稱的是「夷王梅敷」。孫權嘉禾五年(236)陸遜攻襄陽，「……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¹²⁷也是稱「夷王」。凡吳、魏相中之事，史莫不稱之為「夷」。司馬懿言「相中民、夷十萬」¹²⁸。《晉書·宣帝紀》言「吳寇相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¹²⁹據《水經·沔水經》，這些夷人所居住的鄆水，本名為夷水，桓溫以父名夷，因改為蠻水¹³⁰。「夷」名之起，當非偶然，我們認為當起於戰國時楚境的「九夷」：

《秦策三》：「楚苞九夷，又方千里。」¹³¹

《魏策一》：「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危。」¹³²

《史記·李斯傳》：「(秦)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鄆郢。」¹³³

此三處所說「九夷」都只能理解在楚境。諸家謂「屬楚之夷」，吳師道更逕以為「南陽之九夷」¹³⁴，都是正確的。此群夷本在南陽之南，夷水之名即本此。將此九夷與海外之九夷、淮泗之九夷混為一談都是不對的。

我們知道，春秋時楚境民族除戎類外，還有蠻與濮。《左傳》文公十六年以濮、蠻、戎三者並列，就說明各是一族。盧、羅雖曾居於夷水，但春秋後期都已南遷¹³⁵，故戰國時此處但稱九夷。這個「夷」主要是濮，也就是江漢百濮的一部分。濮也就是獠前身，魏晉以前稱濮，魏晉以後稱獠¹³⁶。西漢末年，桓譚說「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飛頭之夷。」¹³⁷飛頭、鼻飲都是濮獠民族的特異風俗。相中夷王梅氏很可能是這部分百濮的後裔，只不過後來他們與槃瓠蠻一道活動，於是便被稱為「蠻」了。

126 《三國志·朱然傳》，卷五十六，頁1307。

127 《三國志·陸遜傳》，卷五十八，頁1351。

128 《三國志·齊王紀》正始二年(241)《注》引干寶《晉紀》，卷四，頁119。

129 《晉書·宣帝紀》，卷一，頁16。

130 《水經注》，卷二十八，頁十七上(總頁466)。

131 《戰國策·秦策三》，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頁178。

132 《戰國策·魏策一》，卷二十二，頁809。

133 《史記·李斯列傳》，卷八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頁2542。

134 《史記·李斯列傳·索隱》云：「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卷八十七，頁2543)；《文選·諫逐客書》李善《注》云：「九夷屬楚夷也。」(卷三十九，頁二下)；《戰國策·魏策一》吳師道《補正》云：「……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卷二十二，頁810)

135 參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中《庸巴羅南徙》一節，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7月，頁48-50。

136 參拙撰《楚為僚說》，《涼山彝族奴隸制研究》，1977年第1期，頁70-77；1978年第1期，頁23-35。

137 《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十七引桓譚《新論》，頁八上(總頁3270)。

最後，附帶談一下桓氏的問題。據《魏書·蠻傳》，桓誕父子三人世為蠻部首領：

延興中，大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滎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高祖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

(太和)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謚曰剛。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

永平初，東荊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叔興，即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荊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荊。……四年，叔興上表請不隸東荊，許之。蕭衍每有寇抄，叔興必摧破之。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¹³⁸

其勢力這樣大，不可不談。據《魏書》，桓誕為桓玄之子，玄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大陽蠻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為群蠻所歸。」¹³⁹《通鑑》作「自云桓玄之子，亡匿蠻中，以智略為群蠻所宗。」¹⁴⁰「荒人桓天生(即桓誕)自稱桓玄宗族。」¹⁴⁰都說是漢人，為群蠻所歸；當了首領。但諸史未載所統群蠻姓氏，無從辨其族屬。唯誕起於大陽蠻中，桓叔興所招亦為大陽蠻，是桓氏與大陽蠻關係頗深。史載大陽蠻有田育丘，是大陽或當以槃瓠為主，則桓氏之基本群眾可能是槃瓠族。但世為東荊州刺史，則其所統治者又有相當多的廩君族。

板楯、廩君、槃瓠各支蠻族，在東漢時先後開始向東、向北遷徙，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尤為頻繁。在豫、皖、鄂地區形成各族人民融滙雜處的狀態。有如十六國時期五胡各族進入中原，從此步入了民族融合的熔爐。漢族人民在殘酷的剝削壓迫下，「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¹⁴¹就更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速度。到隋統一南北時，已經是「其與夏人(漢族)雜居者，則與諸華不別」，至於「其僻處山谷者，則言語不通，嗜好居處各異。」¹⁴²還保留其民族特點。各支蠻族在這時期雖然遷徙頻繁，但也還沒有到達混亂得不可清理的地步，從他們的習俗、姓氏、遷徙路綫上進行考索，其源流脈絡也還大略可尋。攏統地說豫州蠻是廩君之後，荊州蠻是槃瓠之裔，是不準確的；盡以蠻族為槃瓠，或盡以為板楯，或盡以為廩君，都是不正確的。我們的結論是：

138 《魏書·蠻傳》，卷一百一，頁2246-2247。

139 同上注，頁2246。

140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三，宋明帝泰豫元年(472)，頁4169；卷一百三十六，齊武帝永明五年(487)，頁4274。

141 《宋書·蠻夷傳》，卷九十七，頁2396。

142 《隋書·地理志下》，卷三十一，頁897。

一、板楯賁人除留川境者外，在峽、豫、鄂接址地帶有廣泛的分佈，被稱為巴蠻。南朝所稱雍州蠻、山蠻、北朝所稱荆、豫、襄蠻，其中主要部分是板楯賁人。川峽賁人至趙宋時猶被看作為單一民族。

二、廩君之族主要為向、樊、覃(秦)諸姓蠻族首領所統，其活動地區在南朝的西陽郡、北朝的東荊州一帶。留居川、鄂、湘接壤地區者頗多，一直延續至今。

三、槃瓠之族以田氏、冉氏首領所統治者最多，雷氏、文氏次之。槃瓠分佈最廣，南朝的荆、湘、雍、司、豫，北朝的荆、豫諸州莫不皆有。先後歸附北朝者很多，影響也大，給北朝人以蠻皆槃瓠的錯覺。這部分槃瓠族後來與漢族融合了，而留居湘西、黔東的槃瓠之裔仍相傳至今。

四、部分田氏、冉氏首領所率領的槃瓠族在南北朝後期進入川東和黔東北，對後世這一地區的民族有重大影響，但並沒有向更西地區發展進入川南和黔西北。

五、晉唐間見於廬江、廬陵、南康、潮、汀一帶的「山都木客」是槃瓠的一支，是畚族的先民。

六、粗中夷王梅氏應是春秋江漢百濮、戰國時楚境九夷的後裔，魏晉後東向發展至鄂、皖、豫接址地帶，與槃瓠田氏關係密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Man 蠻 People in the Wei-Ch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s

(A Summary)

Meng Mo

Three ethnic groups were covered by the term Man 蠻 in the period of Ch'in and Han dynasties. These were P'an Hu 槃瓠, Lin Chün 廩君 and Pan Tun 板楯. Each of them had a specific area in which it flourished. After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ir activities extended outwards to the east and north, and they lived with local population in mixed areas. These people were called in historical accounts by different nam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ea in which they lived, such as the "Man People of such-and-such a county (or prefecture)" instead of by their original names.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be sure of the movement of a given nationality. Tu Yu 杜佑 who compiled the *T'ung Tien* 通典 in Tang times regretted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make clear distinctions". Histories such as the *Sung Shu* 宋書, the *Nan Shih* 南史, the *Wei Shu* 魏書, the *Chou Shu* 周書, the *Pei Shih* 北史 and the *T'ung Tien* all recorded that there were three nationalities: the P'an Hu, the Lin Chün and the Pan Tun. Yet, what is recorded in these histories contradicts each other, and not all reliable. The author tries to go into the question of the customs, surnames, and migrations of the nationalities, by examining all that is recorded on these topics and combine all information into a consistent account, giving an outline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Man people during Wei-Ch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Pan Tun continued to confine themselves to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Sŭ Ch'uan 四川.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also found in the vast border areas of Sŭ Ch'uan, Shaan Hsi 陝西, Hê Nan 河南, Hu Pei 湖北. Some of the Lin Ch'ün moved to the eastern areas bordering on Hu Pei, An Hui 安徽, Hê Nan, and south areas of Hê Nan, some of them entered the eastern part of Sŭ Ch'uan, with some of them settling in the western part of Hu Pei. The P'an Hu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vast areas of Hu Nan 湖南, Hu Pei, Hê Han, An Hui and Chiang Hsi 江西, with some of them moving to the eastern part of Sŭ Ch'uan, as well moved the mountain area bordering on with Chiang Hsi, Kuang Tung 廣東 and Fu Chian 福建 were called "Shan-tu" 山都, "Mu-k'ê" 木客.